

全
匱
要
畧
心
典

上海
人民
出版
社

金匱要略心典

〔清〕尤在涇 纂注

上海中醫學院校注
中醫基礎理論教研組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金匱要略心典

〔清〕尤在涇 纂注

上海中医学院
中医基础理论教研组校注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25 字数 114,000

1975年5月第1版 1975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,000

统一书号: 14171·132 定价: 0.32 元

出版说明

《金匱要略》，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撰，是我国现存的祖国医学文献中最早的方书之一。全书共二十五篇，二百零五方（其中有四个方未载明药物）。首篇《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》，相当于全书的总论，以脏腑经络为纲，概括地论述了疾病的病因、病机、预防、诊法和治法；第二篇至第二十二篇，大部分论述内科杂病，其中有一篇是论述外科的《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》，有三篇是论述妇产科疾病的脉证并治；最后三篇是论述有关食疗方法和食物禁忌。

《金匱要略》，继承和发扬了先秦以来祖国医学的优良传统，坚持法家的思想路线，对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和防治方法，作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解释。例如，把“上工治未病”作为医学的首要任务提出来，就是坚持了“养备而动时，则天不能病”（《荀子·天论》）的唯物主义路线，指出疾病是可以预防的；已病后，应早期治疗，可以阻止病情的发展变化；引起疾病的原因，并不是“天命”和“鬼神”，而是有因可稽，书中把各种致病因素归纳为“内因”、“外因”和其他三类，说“千般灾难，不越三条”，并且强调“经络受邪，入脏腑，为内所因也”。正因为如此，书中所论述的各病证的理、法、方、药，至今仍有指导实践的意义，仍在临床上广泛地应用。但是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，《金匱要略》受到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，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。例如对某些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的认识还较肤浅，辨证论治还欠全面，某些观点还没有完全摆脱唯心论和形而

上学的影响。为此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弃其糟粕，取其精华，批判地继承。

《金匱要略心典》，由清代医学家尤怡（字在泾）编纂，全书共二十二篇，删去《金匱要略》中的最后三篇。他编集了一部分前人对《金匱要略》的注释，并结合他自己的临床实践经验和学习心得，对《金匱要略》有所阐发，解释也较清楚，条理通达，便于学习和领会《金匱要略》所阐述的辨证论治精神，素称善本。

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“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，应当努力发掘，加以提高”的教导和“古为今用”的方针，重新校勘了原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58 年出版的《金匱要略心典》，并参照清代同治刻本进行标点，对其中难字、难句加以简注，供中医教学、西医学习中医及广大医务人员学习研究《金匱要略》时作参考。

目 录

卷 上

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.....	1
痉湿喝病脉证治第二.....	12
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第三.....	23
疟病脉证并治第四.....	30
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.....	34
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.....	41
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.....	49

卷 中

奔豚气病脉证治第八.....	57
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第九.....	59
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.....	63
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.....	71
痰饮咳嗽病脉证治第十二.....	78
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治第十三.....	91
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.....	96

卷 下

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.....	110
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第十六.....	117
呕吐下利病脉证治第十七.....	122
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.....	136
跌蹶手指臂肿转筋狐疝虫病脉证治第十九.....	139
妇人妊娠病脉证治第二十.....	141
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第二十一.....	146
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.....	151

卷 上

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

問曰：上工治未病^[1]，何也？師曰：夫治未病者，見肝之病，知肝傳脾，當先實脾。四季脾旺^[2]不受邪，即勿補之。中工不曉相傳，見肝之病，不解實脾，惟治肝也。夫肝之病，補用酸，助用焦苦，益用甘味之藥調之。酸入肝，焦苦入心，甘入脾。脾能傷腎^[3]；腎氣微弱則水不行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；則傷肺；肺被傷則金氣不行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，則肝自愈，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。肝虛則用此法，實則不在用之。經曰：虛虛實實^[4]，補不足，損有餘，是其義也。餘臟准此。

[1] 上工：是指比较高明的医生，中工即是较次的医生。上工治未病，是祖国医学防治疾病的基本思想。即是在未病时，注意预防；在已病后，防止疾病的传变。

[2] 旺：原文作王，是旺盛的意思，现改作旺，下同。四季脾旺，是按照五行学说的五行配四时、五行配五脏而来。认为脾的旺盛时日是“四季之末”与“长夏”（阴历六月），如果在这个时间得了肝病，由于是脾的旺盛时期，所以不会受邪，不必用补脾的方法去治疗肝病。肝病传脾，实际上是肝病传变的一个方面，肝病还可传心、传肺、传肾，这是五脏间固有的内在联系与疾病的传变规律。

[3] 脾能伤肾：是依据五行学说的五行配五脏，进行推演而来。五行配五脏后的相克程序是：肝(木)→脾(土)→肾(水)→心(火)→肺(金)→肝(木)。五行配五脏后相生程序是：肝(木)→心(火)→脾(土)→肺(金)→肾(水)→肝(木)。故本节说补脾以后，脾克肾的作用就增加，而使肾虚；肾虚以后，则其克心的作用减弱，而使心盛；心盛以后，则其克肺的作用增强，而使肺虚；肺虚以后，则其克肝的作用减弱，而使肝盛，肝盛则肝病自行恢复。

[4] 虚虚实实：《难经·八十一难》说：“经言无实实虚虚，损不足而益有余。”即是用补的方法去治疗实症，用泻的方法去治疗虚症，使实者更实，虚者更虚，是错误的治法。

【按】《素問》^[1]云，邪氣之客于身也，以勝相加^[2]，肝應木而勝脾土，以是知肝病當傳脾也。實脾者，助令氣旺，使不受邪，所謂治未病也。設不知而徒治其肝，則肝病未已，脾病復起，豈上工之事哉！肝之病補用酸者，肝不足，則益之以其本味^[3]也；與《內經》以辛補之之說不同。然肝以陰臟而含生氣^[4]，以辛補者，所以助其用^[5]；補用酸者，所以益其體，言雖異而理各當也。助用苦焦者，千金^[6]所謂心旺則氣感于肝也。益用甘味之藥調之者，越人^[7]所謂損其肝者，緩其中也。酸入肝以下十五句，疑非仲景原文，類後人謬添注脚，編書者誤收之也。蓋仲景治肝補脾之要，在脾實而不受肝邪，非補脾以傷腎，縱火以刑金之謂。果爾，則是所全者少，而所傷者反多也；且脾得補而肺將自旺，腎受傷必虛及其子，何制金強木之有哉！細按語意，見肝之病以下九句，是答上工治未病之辭；補用酸三句，乃別出肝虛正治之法；觀下文云，肝虛則用此法，實則不在用之，可以見矣。蓋臟病，惟虛者受之，而實則不受；臟邪，惟實則能傳，而虛則不傳。故治肝實者，先實脾土，以杜滋蔓之禍；治肝虛者，直補本官，以防外侮之端，此仲景虛實并舉

〔1〕《素問》：即《內經·素問》。《內經》是我國現存古代醫學文獻中的最早的一部醫學理論著作，成書年代約在戰國到西漢期間。全書包括《素問》九卷，《靈樞》九卷。

〔2〕以勝相加：在這裡是指五行相克的关系。

〔3〕本味：即是指該臟所屬氣味。在五行學說中，認為酸味屬木，肝也屬木，故稱酸為肝臟的“本味”。

〔4〕肝以陰臟而含生氣：即是指肝屬於陰臟，而性喜疏泄。根據《素問·金匱真言論》等論述，肝應屬於陽臟，這裡所稱“陰臟”，可能是含有“體陰而用陽”（參考注〔5〕）的意義。

〔5〕用：是指內臟的功能；下文的“體”，是指組成內臟的實質，故在中医臟腑學說中，以“體陰而用陽”來解釋內臟的物質基礎與功能作用之間的關係。

〔6〕千金：即《千金方》的簡稱。《千金方》包括《備急千金要方》與《千金翼方》各三十卷，唐代孫思邈所撰，約在公元652年成書。

〔7〕越人：即秦越人，戰國時代的名醫，相傳《難經》是他所著。

之要旨也。後人不察肝病緩中之理，謬執甘先入脾之語，遂略酸與焦苦，而獨于甘味曲窮其說，以爲是即治肝補脾之要妙。詖辭知其所蔽^[1]，此之謂耶！

夫人稟五常，因風氣而生長。風氣雖能生萬物，亦能害萬物；如水能浮舟，亦能覆舟。若五臟元真^[2]通暢，人即安和。客氣^[3]邪風^[4]，中人多死。千般疾難^[5]，不越三條：一者，經絡受邪，入臟腑，爲內所因也；二者，四肢、九竅^[6]，血脈相傳，壅塞不通，爲外皮膚所中也；三者，房室、金刃、蟲獸所傷。以此詳之，病由都盡。若人能養慎，不令邪風干忤經絡，適中經絡，未流傳臟腑，即醫治之；四肢才覺重滯，即導引吐納^[7]，鍼灸膏摩，勿令九竅閉塞；更能無犯王法、^[8]禽獸災傷，房室勿令竭乏，服食節其冷、熱、苦、酸、辛、甘，不遺形體有衰，病則無由入其腠理。腠者，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；^[9]理者，是皮膚、臟腑之紋理也。

人稟陰陽五行之常，而其生、其長，則實由風與氣。蓋非

[1] 詖辭知其所蔽：詖，音 bī、币，这里作偏字解。这句话是说只强调一面的论述是有所偏见的。

[2] 元真：即是精气。

[3] 客气：是“五运六气学说”中的名词。一般作不正常的气候来解释。

[4] 邪风：即不正常的风。

[5] 疾：音 chèn、趁，疾难即疾病。

[6] 九窍：即眼、耳、口、鼻、前阴、后阴。

[7] 导引吐纳：导引，即是采取摇筋骨、动肢节的方法来防治疾病，相当于现在的体育疗法。吐纳，即用调整呼吸的方法来防治疾病，现在称为“气功疗法”。

[8] 王法：这里是指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所用的刑罚。

[9] 三焦通会元真之处：是指人的腠理（皮肤、脏腑之纹理）是全身精气交通和会合的地方。

八風^[1]，則無以動盪而協和；非六氣^[2]，則無以變易而長養。然有正氣，卽有客氣；有和風，卽有邪風。其生物、害物，並出一機；如浮舟、覆舟，總爲一水。故得其和則爲正氣，失其和卽爲客氣；得其正則爲和風，失其正卽爲邪風；其生物有力，則其害物亦有力，所以中人多死。然風有輕重，病有淺深，約而言之，不越三條：一者，邪從經絡入臟腑而深，爲內所因；二者，邪在四肢、九竅、皮膚，沿流血脈而淺，爲外所因；三者，病從王法、房室、金刃、蟲獸而生，爲不內外因，所謂病之由也。人于此慎養，不令邪風異氣干忤經絡，則無病；適入經絡，未入臟腑，可汗、吐或和解而愈，所謂醫治之也，此應前內因一段。若風氣外侵四肢，將及九竅，卽吐納、導引以行其氣，針灸、膏摩以逐其邪，則重滯通快，而閉塞無由，此應前外因一段。更能不犯王法、禽獸，則形體不損；又雖有房室而不令竭乏，則精神不敝，此應前房室一段。腠理云者，謂凡病糾纏于身，不止經絡、血脈，勢必充溢腠理，故必慎之，使無由入。腠者，三焦與骨節相貫之處，此神氣所往來，故曰元真通會。理者，合皮膚、臟腑，內外皆有其理，細而不紊，故曰紋理。仲景此論，以風氣中人爲主，故以經絡入臟腑者，爲深、爲內；自皮膚流血脈者，爲淺、爲外；若房室、金刃、蟲獸所傷，則非客氣邪風中人之比，與經絡、臟腑無相干涉者，爲不內外因也。（節徐氏^[3]）

【按】 陳無擇《三因方》，以六淫邪氣所觸爲外因，五臟、情志所感爲內因，飲食、房室、跌扑、金刃所傷爲不內外因。蓋仲景之論，以客氣、邪風爲主，故不從內傷、外感爲內外，而以經絡、臟腑爲內外，如徐氏所云是也。無擇合天人表裏立論，

[1] 八風：卽東、南、西、北、東南、西南、東北、西北八方之風。

[2] 六氣：卽風、寒、暑、濕、燥、火六種氣候。

[3] 徐氏：卽徐彬，字忠可，清代醫學家，著有《金匱要略論注》。

故以病從外來者爲外因，從內生者爲內因，其不從邪氣、情志所生者爲不內外因，亦最明晰，雖與仲景並傳可也。

問曰：病人有氣色見于面部，願聞其說。師曰：鼻頭色青，腹中痛，苦冷者，死；鼻頭色微黑者，有水氣；色黃者，胸上有寒；色白者，亡血也，設微赤，非時者，死。其目正圓者，瘓，不治。又色青爲痛，色黑爲勞，色赤爲風，色黃者便難，色鮮明者有留飲。

此氣色之辨，所謂望而知之者也。鼻頭，脾之部；青，肝之色；腹中痛者，土受木賊也；冷則陽亡而寒水助邪，故死。腎者主水，黑，水之色，脾負而腎氣勝之，故有水氣。色黃者，面黃也，其病在脾，脾病則生飲，故胸上有寒。寒，寒飲也。色白，亦面白也，亡血者，不華于色，故白；血亡則陽不可更越，設微赤而非火令之時，其爲虛陽上泛無疑，故死。目正圓者，陰之絕也；瘓，爲風強病，陰絕陽強，故不治。痛則血凝泣^[1]而不流，故色青。勞則傷腎，故色黑；經云：腎虛者，面如漆柴也。風爲陽邪，故色赤。脾病則不運，故便難。色鮮明者，有留飲；經云：水病，人目下有臥蠶，面目鮮澤也。

師曰：病人語聲寂寂然喜驚呼者，骨節間病；語聲喑喑然不徹者，心膈間病；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，頭中病。

語聲寂寂然喜驚呼者，病在腎肝，爲筋髓寒而痛時作也；喑喑然不徹者，病在心肺，則氣道塞而音不彰也；啾啾然細而長者，痛在頭中，則聲不敢揚，而胸膈氣道自如，故雖細而仍長也，此音聲之辨，聞而知之者也。然殊未備，學者一隅三反可矣。

[1] 泣：音、義同澀。

師曰：息^[1]搖肩者，心中堅；息引胸中上氣者，咳；息張口短氣者，肺痿吐沫。

心中堅者，氣實而出入阻，故息則搖肩；咳者，氣逆而肺失降，則息引胸中上氣；肺痿吐沫者，氣傷而布息難，則張口短氣，此因病而害于氣者也。

師曰：吸而微數，其病在中焦實也，當下之則愈；虛者不治。在上焦者其吸促，在下焦者其吸遠，此皆難治。呼吸動搖振振者不治。

息兼呼吸而言，吸則專言入氣也。中焦實，則氣之入者不得下行，故吸微數。數，猶促也。下之則實去氣通而愈。若不系實而系虛，則爲無根失守之氣，頃將自散，故曰不治。或云：中焦實而元氣虛者，既不任受攻下，而又不能自和，故不治，亦通。其實在上焦者，氣不得入而輒還，則吸促，促，猶短也；實在下焦者，氣欲歸而不驟及，則吸遠，遠，猶長也，上下二病，並關臟氣，非若中焦之實，可從下而去者，故曰難治。呼吸動搖振振者，氣盛而形衰，不能居矣，故亦不治。

師曰：寸口脈動者，因其旺時而動。假令肝旺色青，四時各隨其色；肝色青而反色白，非其時，色脈皆當病。

旺時，時至而氣旺，脈乘之而動，而色亦應之。如肝旺于春，脈弦而色青，此其常也；推之四時，無不皆然。若色當青而反白，爲非其時而有其色，不特肝病，肺亦當病矣，犯其旺氣故也。故曰：色脈皆當病。

問曰：有未至而至，有至而不至，有至而不去，有

[1] 息：是指呼吸。一呼一吸，稱謂一息。

至而太過，何謂也？師曰：冬至^[1]之後，甲子^[2]夜半少陽^[3]起，少陽之時，陽始生，天得溫和。以未得甲子，天因溫和，此爲未至而至也；以得甲子而天未溫和，爲至而不至也；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，此爲至而不去也；已得甲子而天溫如盛夏五、六月時，此爲至而太過也。

上之至謂時至，下之至謂氣^[4]至，蓋時有常數而不移，氣無定刻而或遷也。冬至之後甲子，謂冬至後六十日也。蓋古造歷者，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。依此推之，則冬至後六十日，當復得甲子；而氣盈朔虛，每歲遞遷，于是至日不必皆值甲子；當以冬至後六十日花甲一周，正當雨水^[5]之候爲正。雨水者，冰雪解散而爲雨水，天氣溫和之始也。云少陽起者，陽方起而出地；陽始生者，陽始盛而生物，非冬至一陽初生之謂也，竊嘗論之矣。夏至一陰生，而後有小暑、大暑；冬至一陽生，而後有小寒、大寒，非陰生而反熱，陽生而反寒也。天地之道，否^[6]不極則不泰；陰陽之氣，剝^[7]不極則不復。夏至六陰

[1] 冬至：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，即每年公历十二月二十二日爲冬至。

[2] 甲子：是干支的名詞。古代以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，稱爲天干；以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，稱爲地支。十個天干與十二個地支相互配合後，即得甲子、乙丑、丙寅……等，用此來演算日曆和節氣，以六十天後，復得甲子。這裏的甲子，是指冬至節後六十天的一天。

[3] 少陽：這裏的少陽，可作初生之陽氣來解釋。“冬至之後，甲子夜半少陽起”，就是說，每年到冬至後的第一個甲子日的夜半，是陽氣始生的時期，具體表現爲天氣逐漸溫和。

[4] 氣：這裏的氣，是指氣候。

[5] 雨水：農曆節氣名，即冬至節後第六十天。

[6] 否與泰：《周易》卦名。“否”，音pǐ、痞，表示天地不交而閉塞；“泰”，表示天地交而亨通。“否不極則不泰”，即是“否極泰來”的意思，也就是說“否”可轉化爲“泰”。

[7] 剝和復：《周易》卦名。剝，即剝落；復，即來復。“剝不極則不復”，與“否不極則不泰”之意相似，說明事物的盛衰消長。

盡于地上，而後一陰生于地下，是陰生之時，正陽極之時也；冬至六陽盡于地上，而後一陽生于地下，是陽生之時，正陰極之時也。陽極而大熱，陰極而大寒，自然之道也。則所謂陽始生天得溫和者，其不得與冬至陽生同論也，審矣。至未得甲子而天已溫，或已得甲子而天反未溫，及已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，或如盛夏五、六月時，則氣之有盈有縮，爲候之或後或先，而人在氣交之中者，往往因之而病，惟至人^[1]爲能與時消息而無忤耳！

師曰：病人脈浮者在前，其病在表；浮者在後，其病在裏，腰痛、背強不能行，必短氣而極也。

前，謂關前，後，謂關後；關前爲陽，關後爲陰；關前脈浮者，以陽居陽^[2]，故病在表；關後脈浮者，以陽居陰，故病在裏，然雖在裏而繫陽脈，則爲表之裏，而非裏之裏，故其病不在腸腎，而在腰背膝脛，而及其至^[3]，則必短氣而極。所以然者，形傷不去，窮必及氣；表病不除，久必歸裏也。

問曰：經云厥陽獨行，何謂也？師曰：此爲有陽無陰，故稱厥陽。

厥陽獨行者，孤陽之氣，厥而上行，陽失陰則越。猶夫無妻則蕩也。《千金方》云：“陰脈且解，血散不通，正陽遂厥，陰不往從”，此卽厥陽獨行之旨歟？

問曰：寸脈沉大而滑，沉則爲實，滑則爲氣，實氣相搏，血氣入臟卽死，入腑卽愈，此爲卒^[4]厥。何謂

[1] 至人：道家用語，以稱頌道德最高的人。这里所用的至人，是指能了解和掌握节气变化规律的人。

[2] 以阳居阳：第一个阳字，是指浮脉为阳；后一个阳字，是关前的部位为阳。关前脉浮，故说以阳居阳。

[3] 及其至：发展到极点。

[4] 卒：同猝，突然发生的意思。

也？師曰：唇口青、身冷，~~傳入臟即死~~如身和、汗自出，爲入腑，即愈。

實，謂血實；氣，謂氣實；實氣相搏者，血與氣并而俱實也。五臟者，藏而不瀉，血氣入之，卒不得還，神去機息，則唇青、身冷而死。六腑者，傳而不藏，血氣入之，乍滿乍瀉，氣還血行，則身和、汗出而愈。經^[1]云：“血之與氣，并走于上，則爲大厥，厥則暴死；氣復返則生，不返則死”是也。

問曰：脈脫入臟即死，入腑即愈。何謂也？師曰：非爲一病，百病皆然。譬如浸淫瘡，從口起流向四肢者，可治；從四肢流來入口者，不可治；病在外者可治，入裏者即死。

脈脫者，邪氣乍加，正氣被遏，經隧^[2]不通，脈絕似脫，非真脫也，蓋即暴厥之屬。經曰：“趺陽脈不出，脾不上下，身冷、膚硬”；又曰：“少陰脈不至，腎氣微，少精血，爲屍厥”，即脈脫之謂也。厥病，入臟者深而難出，氣竭不復則死；入腑者淺而易通，氣行、脈出即愈。浸淫瘡，瘡之浸淫不已；《外臺》^[3]，所謂轉廣有汁，流繞^[4]周身者也。從口流向四肢者，病自內而之^[5]外，故可治；從四肢流來入口者，病自外而之裏，故不可治。李瑋西云：病在外二句，概指諸病而言，即上文百病皆然之意；入裏者死，如痺氣入腹、腳氣衝心之類。

問曰：陽病十八，何謂也？師曰：頭痛、項、腰、

[1] 經：指《內經》。

[2] 經隧：指經脈。

[3] 《外臺》：即《外台秘要》的簡稱，唐代王焘所撰，成書于公元752年，全書共四十卷，分成一千一百餘門。

[4] 繞：原文是“遶”字。

[5] 這裏的“之”字，從“至”字解。

脊、臂、脚掣痛。陰病十八，何謂也？師曰：咳、上氣、喘、噦、咽、腸鳴、脹滿、心痛、拘急。五臟病各有十八，合爲九十病；人又有六微，微有十八病，合爲一百八病；五勞、七傷、六極，婦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。清邪居上；濁邪居下；大邪中表；小邪中裏；穀飢^[1]之邪，從口入者，宿食也，五邪中人，各有法度。風中于前，寒中于後^[2]，濕傷于下，霧傷于上；風令脈浮，寒令脈急，霧傷皮腠，濕流關節，食傷脾胃；極寒傷經，極熱傷絡。

頭、項、腰、脊、臂、脚六者，病兼上下，而通謂之陽者，以其在軀壳之外也；咳、上氣、喘、噦、咽、腸鳴、脹滿、心痛、拘急九者，病兼臟腑，而通謂之陰者，以其在軀壳之裏也。在外者有營病、衛病、營衛交病之殊，是一病而有三也，三而六之，合則爲十八，故曰陽病十八也。在裏者有或虛、或實之異，是一病而有二也，九而二之，合則爲十八，故曰陰病十八也。五臟病各有十八，六微病又各有十八，則皆六淫邪氣所生者也。蓋邪氣之中人者，有風、寒、暑、濕、燥、火之六種，而臟腑之受邪者，又各有氣分、血分、氣血並受之三端，六而三之，則爲十八病，以十八之數推之，則五臟合得九十病，六微合得一百八病。至于五勞、七傷、六極，則起居、飲食、情志之所生也；婦人三十六病，則經月、產、乳、帶下之疾也，均非六氣外淫所致，故曰不在其中。清邪、風露之邪，故居于上；濁邪、水土之邪，故居于下；大邪漫風，雖大而力散，故中于表；小邪、戶牖隙風，雖小而氣銳，故中于裏；穀飢、飲食之屬，入于口而傷于胃者也，是故邪氣有清濁大小之殊，人身亦有上下表裏之別，莫不各隨其類以

[1] 飢：音 tuō，拖。即饅(bó 博)飢，是属于汤饼一类的食物。

[2] 寒中于后：通行本为寒中于暮。现据《心典》清代同治刻本而改，较妥当。

相從，所謂各有法度也。故風爲陽而中于前，寒爲陰而中于後，濕氣濁而傷于下，霧氣清而傷于上，經脈陰而傷于寒，絡脈陽而傷于熱。合而言之，無非陽邪親上，陰邪親下，熱氣歸陽，寒氣歸陰之理。

問曰：病有急當救裏、救表者，何謂也？師曰：病醫下之，續得下利清谷不止、身體疼痛者，急當救裏；後，身疼痛、清便自調^[1]者，急當救表也。

治實症者，以逐邪爲急；治虛症者，以養正爲急。蓋正氣不固，則無以禦邪而却疾；故雖身體疼痛，而急當救裏。表邪不去，勢必入裏而增患，故即清便自調，則仍當救表也。

夫病痼疾，加以卒病，當先治其卒病，後乃治其痼疾也。

卒病易除，故當先治；痼疾難拔，故宜緩圖，且勿使新邪得助舊疾也。讀二條，可以知治病緩急先後之序。

師曰：五臟病各有所得者愈。五臟病各有所惡，各隨其所不喜者爲病。病者素不應食，而反暴思之，必發熱也。

所得、所惡、所不喜，該^[2]居處服食而言。如《臟氣法時論》^[3]云：肝色青，宜食甘；心色赤，宜食酸；肺色白，宜食苦；腎色黑，宜食辛；脾色黃，宜食咸。又，心病禁溫食、熱衣；脾病禁溫食、飽食、濕地、濡衣；肺病禁寒飲食、寒衣；腎病禁焮^[4]熱食、溫炙衣。《宣明五氣篇》^[5]所云：心惡熱、肺惡寒、肝

[1] 清便自調：即大便正常。

[2] 該：包括。

[3] 《臟氣法時論》：《內經·素問》中的一篇。

[4] 焮：焮，音 cuì，翠；煖，音 āi，埃。系指用火烤炙后放入油中焮过的食物。

[5] 《宣明五氣論》：《內經·素問》中的一篇。